

章太炎先生所著書

車 大 火 光

生 所 箭 盡

甲子六月 乃乾篆

上海古書
流通處印

章氏叢書總目

春秋左傳讀敘錄一卷

鐳子政左氏說一卷

文始九卷

新方言十一卷附嶺外三州語一卷

小斲荅問一卷

說文部首均語一卷

莊子解故一卷

管子餘義一卷

齊物論釋一卷

又重定本一卷

國故論衡三卷

檢論九卷

太炎文錄初編五卷補編一卷

荊漢微言一卷

餘杭章炳麟太炎著

春秋左傳讀叙錄

浙江圖書館校刊

上海古書
流通處印

春秋左傳讀敘錄

春秋左傳讀者章炳麟箸也初名襟記以所見輒錄不隨經文編次效臧氏經義襟記而爲之也後更曰讀取發疑正讀爲義也蓋籀書爲讀紬其大義曰讀紬其微言亦曰讀左氏古字古言沈惠馬李諸君子既宣之矣然賈生訓故猶見新書而大史公與賈嘉通書世家列傳諸所改字又皆本賈生可知鍾子政呻吟左氏見論衡又分國語見文志寔先其子爲古學故說苑新序列女傳三書孤文植字多有存者惠氏稍稍道及之猶有不旣故微言當紬一矣左氏既作內傳復有左氏微說其義例今雖亡逸曾吳鐸虞荀賈三張之言時有可見謂張北平

張子高張長子

皆能理董疑義闡圍雅言故說苑述吳氏之說元年可以見左氏有慎

始也檀弓述曾氏之說喪禮可以見天子諸侯非卒哭除服也而近儒如洪稚存李次白劣能徵引賈服臧伯辰雖上扳子駿亦直捃撫其義鮮所發明夫左氏古義最微非極引周秦西漢先師之說則其術不崇非極爲論難辨析則其義不明故以淺露分別之詞申深迂優雅之旨斯其道也大義當紬二矣紬微

言紬大義故謂之春秋左傳讀云懿左氏公羊之釁起於邵公其作膏肓猶以發露短長爲趣及鐫逢祿本左氏不傳春秋之說謂條例皆子駿所竄入授受皆子駿所構造箸左氏春秋考證及箴膏肓評自申其說彼其摘發同異盜憎主人諸所駁難散在讀中昔丹徒柳賓叔駁穀梁癰疾申何則逢祿之說瓦解然穀梁見攻者止於文義之閒左氏乃在其書與師法之真偽故解釋闡闕其道非一先因逢祿考證訂其得失以爲敘錄箸於左方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鐫曰此言夫子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今所傳者惟公羊氏而已。駁曰左氏公羊氏皆不在七十子中而左氏親見素王則七十子之綱紀公羊末師非其比也

魯君子左氏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

成左氏春秋。鐫曰夫子之經書于竹帛微言太義不可以書見則游夏之徒傳之北明蓋生魯悼後徒見夫子之經及史記晉乘之類而未聞口受微旨當時口說多異因具論其事實不具者闕之曰魯君子則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與鐫氏虞氏呂氏並列則非傳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舊名也曰春秋左氏傳則鐫歆所改也。駁曰名者實之賓左氏自釋春秋不在其名傳與否也正如論語命名亦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論衡正說篇云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是論語乃扶卿所名然則其先雖不曰論語無害其爲孔子之語也正使子駿以前左氏未稱爲傳亦何害其爲傳經乎若左氏自爲一書何用比附孔子之春秋而同其年月爲尋大史公言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因之云者舊有所仍而敷暢其指也且曰懼弟子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此謂口授多譌故作書以爲簡別固明春秋之義非專塗附其事矣若以爲呂氏春秋之流則韓詩外傳載荀子謝春申君書云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

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
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
其弟景公此二事皆本左傳稱爲春秋之志若如呂氏書可爲春秋之志邪韓
非姦劫弑臣篇亦載是書其前則云春秋記之曰其後則云上比於春秋未至
於絞頸墜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餓死擢筋也夫唯以左氏春秋與近世史書
爲別故分言之不然潛王擢筋主父餓死齊史趙史亦載之矣彼獨非百國春
秋邪夫六國之史且猶與左氏別言況復呂氏所輯乎又吳大伯世家贊云余
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此本左傳大伯虞仲大王之昭
爲說若如呂氏書得稱春秋古文否如班孟堅自序其漢書曰起于高祖終於
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
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此
其體裁之近春秋更非呂氏比矣然可稱爲春秋古文邪使稱漢書曰書古
文稱古詩十九首曰詩古文其可乎又歷書云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
秋非之此本左氏文元年傳若如呂氏書可單稱春秋邪必若拘牽題號則後
漢書樊豐傳云受公羊嚴氏春秋又云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假令左氏

春秋爲呂氏之類則公羊嚴氏春秋何以非呂氏之類乎鐸虞二家乃演陽左氏書者亦非呂氏可比案秋官冥氏鄭司農注曰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此公羊家冥都說經之書也而賈公彥釋云冥氏春秋者冥氏作春秋書名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此乃公彥誤解若如逢祿說鐸氏虞氏與呂氏同類則雖謂冥氏與呂氏同類亦不誤也至孔子言與左同恥則是朋友而非弟子易明也何見必後孔子者乃稱魯君子乎謂生魯悼後者以傳有悼之四年據魯世家言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去獲麟已五十年耳然使左氏與曾子年齒相若則終悼世尚未及八十也又案盧植王接皆謂左氏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爲經發說與逢祿同然據盧植傳云植上書曰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

秋共相表裏

此句專指左氏

宜置博士爲立學官則所謂傳記者非謂一家著述不通

于經者明矣何者毛詩傳與周官傳

藝文士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

皆據經發義者也彼亦

謂之傳記則豈謂左氏之爲傳記獨異彼二書乎且非說經之書而何爲欲置博士立學官乎又子榦上封事引天子避位移時亦謂之春秋傳則其意可知

矣至夫囊括古今云云蓋以左氏書中有說天官律歷禮樂政教等事非爲一事而發然彼此互明不專於篇章之下其實總爲釋經乃其所謂經者時時旁及六藝非局于春秋一家則有之矣王接本治公羊各于其黨無足論也又案以左氏春秋同呂氏春秋者亦本論衡案書篇云左氏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然仲任固云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又云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又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據此諸語仲任固以左氏爲傳且謂勝彼二家則其與呂氏春秋並論者特吐言之疵謬耳

漢相張蒼歷譜五德

索隱按張蒼著終始五德傳也

。鐫曰歷譜五德或捃摭及左氏春秋不

曰傳左氏春秋也。駁曰古書籍非師莫得若鄭康成學於張恭祖但見韓詩至注禮時猶未見毛詩是也北平侯若捃摭左氏則必受左氏于其師不然秦燒史記尤甚柱下史獨得見邪五德即數家隆于神運上言太史公讀春秋歷

譜牒蓋即其書也尋左氏記事多有原始要終不記年月者而此十二諸侯年

表則具載之如晉穆侯七年以伐條生太子仇

宣王二十三年又四年并言取齊女爲夫人

十年以千

敵戰生仇弟成師二子名反君子譏之後亂

宣王二十六年事見左傳桓二年皆不書年

獻公五年

伐驪戎得姬

魯莊公二十二年事見左傳莊二十八年不書年

鄭武公十年取申侯女武姜

平王十四年

年生莊公寤生

平王十四年

十七年生大叔段

平王十七年事見左傳隱元年皆不書年。又莊公元年祭仲生此事

左傳無當平王二十八年

莊公二十三年公悔思母不見穿地相見

魯隱公二年事見左傳隱元年然文不云何

年見母得此乃知見母在隱二年後於逐段一年也

文公二十四年有妾夢天與之蘭生穆公蘭

魯釐公十一年事

見左傳宣三年不書年

定公十一年楚建作亂殺之

魯昭公二十三年事見左傳哀十六年不書年

宋武公十

八年生魯桓公母

平王二十三年事見左傳首不書年

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建子勝於吳爲白公

魯哀公八年

六年白公勝數請子西伐鄭以父怨故

魯哀公十二年事見左傳哀十六年皆不書年

衛莊

公十七年愛妻子州吁州吁好兵

平王三十年事見左傳隱三年不書年

宣公十八年太子伋弟

壽爭死

魯桓公十一年事見左傳桓十六年不書年

獻公十三年師曹鞭公幸妾

魯襄公九年事見左傳襄十四年

不書年

齊釐公二年同母弟夷仲年生公孫母知也

平王四十二年

三十二年母知釐公

令秩服如大子

魯桓公十三年

襄公元年貶母知秩服母知怨

魯桓公十五年。事見左傳莊八年皆不書年

陳文公元年生桓公鮑厲公佗佗母蔡女

平王十七年

厲公二年生敬仲完

魯桓公七年

三年周史卜完後世王齊

魯桓公八年。事見左傳莊二十二年皆不書年然厲公名躍不名佗佗字五父此謂厲公即佗即五父

誤曹伯陽三年國人有夢眾君子立社宮謀亡曹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魯定公十年

一六年公孫彊好射獻鴈君使爲司城夢者之子亡去

魯定公十四年。事見左傳哀七年皆不書年

按傳言夢在伯陽即位之前此似誤其獻鴈之年則可信

以上皆傳事之無年者舉其第次粲然不譌如寤

生叔段桓母母知之生則并世家亦不著乃至夢蘭鞭妾纖瑱小事皆能徵舉

其年若陳凡案若閱簿領苟無歷譜五德史公豈能妄造惟歷譜五德專釋左

氏故表亦特詳左氏事而左氏外諸子百家所載雖有關十二國存亡治亂之

故者亦略不一道非史公專取釋傳之書何故體裁若是

十二諸侯年表所載其年月有明與左氏

牴牾者此蓋兼存異說如春秋書崔氏奔衛左傳以爲高國所逐而年表于齊

則云崔杼有寵高國奔衛于衛則云齊高國來奔此非但異于左氏并異于春秋經矣蓋張氏書時有異聞如國語世本亦有異于內傳者也惟

此諸條專見于左氏而史公爲譜其年月者則必張氏說傳無疑焉呼千載運往游魂已寂賴此歷譜轉相證明遺文未亡析符復合而逢祿守其蓬心誣汙

往哲欲以卷石蔽遮泰山逢祿復死今欲起斯朽骸往反徵詰又不可得後之君子庶其無盲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鐫曰上以類記春秋之書此方云推春秋義則以夫子所云其義則北竊取之者在漢獨有董生知其說也。駁曰春秋三家大義公羊至董而備穀梁至大鐫而備左氏至小鐫而備大史公時二鐫未生惟公羊義爲完具故錄董生一人非謂董生所說春秋義果有內聖外王之道也史記儒林列傳云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于春秋唯之云者以是時左氏之學張賈貫公等多傳訓故而章句義理未備也名爲云者以董生治公羊非真能明春秋也平津侯傳云年四十餘乃學春秋襍說則史公以公羊爲春秋襍說其以左氏爲春秋正義明矣

大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鐫曰此謂夫子春秋之義惟胡毋生董生於公羊師得之不務綜其終始以經自有始元終麟非記事之史也。駁曰此謂臆斷之儒但說其義未詳其事也如孟軻駁百里自鬻事無文可證而以不諫虞公爲

推此儒者之通弊

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鐻曰此謂左氏春秋之類惟務事實或始於隱元年而終於悼四年事實不具雖有經文案年鼓載亦不敢蹈不知而作之咎也。駁曰馳說者謂諸子百家時或撫拾春秋而略無年月此所謂不務綜其終始也儒者馳說者大史皆不敢蹈其失故詳事實著年月而作表爾觀下文言已作表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治古文者非治左氏者乎

古文或作國聞要亦左氏國語之類

若謂左氏即馳說者則已所作表與彼殊意又何望於治古文者之要刪乎又案魏略魚豢嘗問隗禧左氏傳禧曰左氏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相斫無義尋抱朴子明本篇云儒者所講者相斫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遣情之教戒也則相斫是相研之誤禧以爲記事之書有如簿領以細事相研覈者此之詆誑正與抱朴同類亦猶安石所云斷爛朝報者爾宋後儒人多喜其說顧欲以斷義勝之其禍甚於秦皇之燒史歷人取其年月。鐻曰謂惟取經之年月攷諸家歷如鐻歟三統歷亦是也至左氏言占驗乃其舊文言歷則歟取佗書增益之